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辛棄疾集編年箋注

第四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辛棄疾集編年箋注

第四冊

〔南宋〕辛棄疾著
辛更儒 箋注

中華書局

辛棄疾集編年箋注卷一一

本卷爲詞，共四十七首。起宋光宗紹熙三年壬子（一—九二）正月，迄紹熙五年甲寅（一—九四）底。紹熙三年夏，稼軒起爲福建提刑。五年秋，罷福建安撫使歸信州。

長短句

好事近

席上和王道夫賦元夕立春^{〔二〕①}

綵勝鬥華燈，平把東風吹却^{〔二〕②}。喚取雪中明月，伴使君行樂。
老去此情薄^③。惟有前村梅在，倩一枝隨着^④。

紅旗鐵馬響春冰，

【校】

〔一〕題，四卷本乙集作「元夕立春」。此據廣信書院本。

〔二〕「把」，四卷本作「地」。

【箋注】

①題，王道夫即王自中，信州守臣。本書卷一〇《清平樂·壽信守王道夫》詞（此身長健闢）已詳考其生平及守信起迄，此不多贅。按：王自中以紹熙二年知上饒，明年正月正在任內。此所謂席上，當指紹熙三年帶湖元夕宴請王自中之筵席。增訂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考云：「據陳垣氏《中西回史日曆》，紹熙二年之冬至爲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是則紹熙三年正月十五恰應爲立春日也。」而《宋會要輯稿·運曆》二之三〇載：「紹熙二年十月十一日立冬，十一月二十七日冬至，三年正月十四日立春。」與鄧注所推算相差一日，不知何故。但稼軒以時人記時事，所載應不誤。

②「綵勝」二句，綵勝，已見本書卷九《蝶戀花·戊申元日立春席間作》詞（誰向椒盤簪綵勝闌）箋注。此二句言，綵勝欲與花燈鬥勝，却都被東風吹去。鬥者，比也，爭也。平把，平謂憑空，把，做義，此謂都被風吹却也。下句謂元夕將只有月中明月伴人行樂，可以見證此意也。

③「紅旗」二句，謂老來仕宦興致闌珊。紅旗鐵馬，均地方守臣出行儀仗。蘇軾《上元夜》詩：「前年侍玉輦，端門萬枝燈。璧月掛罘罳，珠星綴觚稜。去年中山府，老病亦宵興。牙旗穿夜市，鐵馬響春冰。」《施注蘇詩》卷三五注云：「中山府，定州也。《南部新書》云：『軍前大旗，謂之牙旗。』又先生《定州》詩云：『鐵騎曉出冰河裂。』二句正指帥定武軍時事。」《東坡全集》卷首《年譜》載：「紹聖元年甲戌，先生年五十九，知定州。」

④「惟有」二句，自嘲身在江湖，出行皆無舊日爲官時排場，元夕使從人折梅一枝，聊應景耳。

念奴嬌

和信守王道夫席上韻^①

風狂雨橫，是邀勒園林，幾多桃李^②。待上層樓無氣力，塵滿欄干誰倚。就火添衣，移香傍枕，莫捲珠簾起。元宵過也，春寒猶自如此！ 爲問幾日新晴，鳩鳴屋上，鵲報簷前喜^③。揩拭老來詩句眼，要看拍堤春水^④。月下憑肩，花邊繫馬^⑤，此興今休矣。溪南酒賤，光陰只在彈指^⑥。

【箋注】

①題，據右詞「元宵過也」句，知右詞作於信守王自中席上，蓋當元夕立春之稍後也。

②「風狂」三句，風狂雨橫，歐陽修《蝶戀花》詞：「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」邀勒，本意爲勒索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一五一：「富弼言：『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，……順却於元約事外，別有詰難邀勒，所宜多方容納。』」查稼軒同時人詩中，有李洪《慈感寺泛舟》詩：「春風邀勒梅都謝，夜雨淋浪柳尚妍。」此謂春風摧殘，使梅花都謝。而范成大有詩，題爲「雨後東郭排岸司申，梅開方及三分，戲書小絕，令一面開燕」。後二句爲：「司花好事相邀勒，不著笙歌不肯春。」此春風與司春之東君，不但可以迫使花落，也主張花開。而右詞作於元夕剛過，桃李未開，則所謂風雨邀勒者，必非使桃李敗謝，乃催開意也。蓋此處邀勒者，從索求意引申而出，有迫使之意，乃促其匆忙開花也。

③「爲問」三句，陸璣《詩疏》卷下：「鵠鳩灰色無繡項，陰則屏逐其匹，晴則呼之。語曰『天將雨，鳩逐婦』是也。」歐陽修《感春雜言》：「鳴鳩兮屋上，雀噪兮簷間。」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四《靈鵠報喜》條：「時人之家，聞鵠聲者皆爲喜兆，故謂靈鵠報喜。」爲問，設問語，猶言當問。李適之《罷相作》詩：「爲問門前客，今朝幾箇來？」一本爲作借。

④拍堤春水，韓琦《上巳西溪同日清明》詩：「拍堤春水展輕紗，元巳清明景共嘉。」歐陽修《浣溪沙》詞：「堤上遊人逐畫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綠楊樓外出鞦韆。」

⑤「月下」二句，憑肩，並肩也。《楊太真外傳》卷下：「昔天寶十載，侍輦避暑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上憑肩而望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。」花邊繫馬，吳大年《臨江仙·聞郡

守移傳鄉林》詞：「竹裏行厨草草，花邊繫馬匆匆。使君移傳意何窮。兒童隨騎火，猿鶴避歌鐘。」

⑥「溪南」二句，溪南酒賤，溪指玉溪。信州治所在州南廣信門內。門外即玉溪，今稱信江。韓愈《醉後》詩：「人生如此少，酒賤且勤置。」曾鞏《北風》詩：「江頭酒賤且就醉，勿復著口問陶甄。」彈指，《弘明集》卷一二王謐《答桓太尉》：「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，期要終於永劫。」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卷五：「我觀世間六塵變壞，惟以空寂修於滅盡，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猶如彈指。」

又^①

洞庭春晚，舊相傳恐是〔一〕，人間尤物^②。收拾瑤池傾國豔，來向朱欄一壁^③。透戶龍香^④，隔簾鶯語，料得肌如雪。月妖真態，是誰教避人傑^{〔二〕⑤}? 酒罷歸對寒窗，相留昨夜，應是梅花發^⑥。賦了高唐猶想像，不管孤燈明滅^⑦。半面難期，多情易感，愁幾點星星髮^{〔三〕⑧}。繞梁聲在，爲伊忘味三月^⑨。

校

〔一〕舊相傳，廣信書院本原作「〔一〕舊傳」，此從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稼軒詞》據《詞譜》改補。

〔二〕「人」，當是「仁」之誤。

〔三〕「愁幾」，「幾」字原闕，此據《六十名家詞》本補。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無「愁」字。

【箋注】

①題，右詞蓋再次《念奴嬌》。再用前韻和洪莘之通判丹桂詞（道人元是閨）韻，無題，無本事可考。據詞意，疑爲贈某一聞其聲未見其面之女子者。而詞中有「應是梅花發」語，則已入紹熙三年正月矣。

②「洞庭」三句，疑用洞庭龍女故事。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前集卷三四《洞庭君女》條略引如下：「唐柳毅下第，歸至涇陽，見一婦人牧羊，曰：『妾洞庭君小女也。嫁涇川次子，爲婢所惑，得罪舅姑，毀黜至此。聞君將還，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。有大橘樹，君擊樹三，當有應者。』毅如其言，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，一人被紫執圭，取書進之。洞庭君泣曰：『老夫之罪，使懦弱罹害。』言未畢，有赤龍長萬丈，擎天飛去，俄而祥風慶雲，幢節玲瓏。紅妝千百中，有一人即前寄書者。乃宴毅於碧雲宮，宴罷辭去。後再取盧氏，貌類龍女。妻曰：『予即洞庭君女也。涇上之辱，君能救之，茲奉閨房，永以爲報。』同歸洞庭，莫知其跡。」傳文甚長，見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一九引《異聞集》。尤物，《左傳·昭公二十八年》：「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。苟非德義，則必有禍。」

③「收拾」二句，瑤池，《太平廣記》卷五六引《集仙錄》：「西王母者，……母養羣品，天上天下，三

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，得道者，咸所隸焉。所居宮闕，……金城千重，玉樓十二。瓊華之闕，光碧之堂，九層玄臺，紫翠丹房，左帶瑤池，右環翠水。」來向朱欄一壁，蓋謂某花自瑤池移來。

④「透戶」二句，龍香，龍涎香。隔簾鶯，《梁書》卷二八《夏侯亶傳》：「晚年頗好音樂，有妓妾十數

人，並無被服姿容。每有客，常隔簾奏之，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。」

⑤「月妖」二句，袁郊《甘澤謠·素娥》條：「素娥者，武三思之姬人也。……左右有舉素娥者，曰

相州鳳陽門宋媼女，善彈五絃，世之殊色。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。素娥既至，三思大悅，遂盛宴以出素娥。公卿大夫畢集，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。三思怒，於座中有言。宴罷，有告仁傑者。明日謝謁三思曰：「某昨日宿疾暴作，不果應召，然不覩麗人，亦分也。他後或有良宴，敢不先期到門？」素娥聞之，謂三思曰：「梁公彊毅之士，非款狎之人，何必固抑其性？再燕不可無，請不召梁公也。」三思曰：「儻阻我燕，必族其家。」後數日復宴，客未來，梁公果先至。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，徐飲酒，待諸客，請先出素娥，略觀其藝。遂停杯設榻召之。有頃蒼頭出曰：「素娥藏匿，不知所在。」三思自入召之，皆不見，忽於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，乃附耳而聽，即素娥語音也。細於屬絲，纔能認辨，曰：「請公不召梁公。今固召之，某不復生也。」三思問其繇，曰：「某非他怪，乃花月之妖，上帝遣來，亦以多言蕩公之心，將興李氏。今梁公乃時之正人，某固不敢見。某嘗爲僕妾，寧敢無情？願公勉事梁公，勿萌他志，不然武氏無遺種矣。」言訖更問，亦不應也。」梁公，狄仁傑追封梁國公。人傑，即仁傑。南宋人洪邁《容齋四筆》

卷一六《李嶠楊再思》條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作「來俊臣陷狄人傑等獄」、趙彥衛《雲麓漫鈔》卷一〇清鈔本作「狄人傑見白雲孤飛」，知人傑即狄仁傑也。

⑥「相留」二句，盧仝《有所思》：「相思一夜梅花發，忽到窗前疑是君。」

⑦「賦了」二句，賦了高唐猶想象，蘇軾《滿庭芳·佳人》詞：「報道金釵墜也，十指露春筍纖長。親曾見，全勝宋玉，想像賦高唐。」按：《唐摭言》卷一三《敏捷》載：「張祜客淮南，幕中赴宴。

時杜紫微爲支使，南座有屬意之處，索骰子賭酒，牧微吟曰：「骰子巡巡手拈，無因得見玉纖纖。」枯應聲曰：「但知報道金釵落，鬢鬚還應露指尖。」坡語出此。孤燈明滅，沈與求《戊申初寒偶作》詩：「舟行畏塗侵夜泊，孤燈明滅何處村。」

⑧「半面」三句，半面難期，《北齊書》卷三四《楊愔傳》：

「聰記強識，半面不忘。」多情易感，黃庭堅《滿庭芳》詞：「鴛鴦頭白早，多情易感，紅蓼池塘。」星星髮，《藝文類聚》卷一七左思《白髮賦》：

「星星白髮，生於鬢垂。」

⑨「繞梁」二句，繞梁聲在，《列子·湯問》：「昔韓娥東之齊，匱糧，過雍門，鬻歌假食。既去，而餘音繞梁櫳，三日不絕，左右以其人弗去。」忘味三月，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子在齊聞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」韶，韶樂也。

最高樓

慶洪景廬內翰七十〔二〕^①

金闈老，眉壽正如川^②。七十且華筵。樂天詩句香山裏，杜陵酒債曲江邊^③。問何如，歌窈窕，舞嬋娟^④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，又十歲武公方入相^{〔三〕^⑤}。留盛事，看明年。直須腰下添金印，莫教頭上欠貂蟬。向人間，長富貴，地行仙^{〔六〕^⑥}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題，四卷本乙集作爲「洪內翰慶七十」。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》卷三作「洪內翰慶七十」。此從廣信書院本。

〔二〕「方」，四卷本、《絕妙詞選》作「才」。

【箋注】

①題，洪邁生於北宋宣和五年，至紹熙三年，爲壽七十，見錢大昕《洪文敏公年譜》。然洪邁生日諸書無考。右詞既作於本年，時邁子莘之尚在信州通判任，右詞必稼軒春間所作，因其子莘之爲壽也。

②「金闈」二句，金闈老，謝朓《始出尚書省》詩：「惟昔逢休明，十載朝雲陛。既通金闈籍，復酌瓊筵醴。」江淹《文通集》卷一《別賦》：「雖淵雲之墨妙，嚴樂之筆精。金闈之諸彥，蘭臺之羣英。」閨一作門。《文選注》卷一六：「金闈，金馬門也。《史記》曰：『金門官者署，承明、金馬著作之庭。』東方朔曰：『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。』」眉壽如川，《詩·幽風·七月》：「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」《疏》：「人年老者，必有豪毛秀出者，故知眉謂豪眉也。」《小雅·天保》：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。」《箋》：「川之方至，謂其水縱長之時也，萬物之收皆增多也。」蘇軾《次韻鄭介夫二首》詩：「收取桑榆種梨棗，祝君眉壽似增川。」

③「樂天」二句，樂天詩句香山裏，《新唐書》卷一九《白居易傳》：「東都所居履道里，疏沼種樹，構石樓，香山鑿八節灘，自號醉吟先生，爲之傳。暮節惑浮屠道尤甚，至經月不食葷，稱香山居士。嘗與胡杲、吉旼、鄭據、劉真、盧真、張渾、狄兼謨、盧貞燕集，皆高年不事者，人慕之，繪爲《九老圖》。居易於文章精切，然最工詩。」樂天，白居易字也。《明一統志》卷一九《河南府》：「香山寺在府城西南龍門，唐白居易記。龍門十寺，遊觀之盛，香山爲冠。」杜陵酒債曲江邊，杜甫《曲江二首》詩：「酒債尋常行處有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」又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詩：「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。」康駢《劇談錄》卷下《曲江》條：「曲江池本秦世墮洲，開元中疏鑿，遂爲勝境。其南有紫雲樓、芙蓉苑，其西有杏園、慈恩寺，花卉環周，煙水明媚，都人遊翫，盛於中和上已之節。」

④「歌窈」二句，歌窈窕，歐陽修《定風波》詞：「粉面麗姝歌窈窕，清妙尊前。」蘇軾《赤壁賦》：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。」舞嬪娟，王安石《送春》詩：「武陵山下朝買船，風吹宿霧山花鮮。萬家笑語橫青天，綺窗羅幕舞嬪娟。」

⑤「更十」二句，太公出將，《史記》卷三二《齊太公世家》：「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，以魚釣奸周西伯。……周西伯獵，果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與語大說，曰：『自吾先君太公曰：當有聖人適周，周以興，子真是邪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』故號之曰太公望。」注引《說苑》：「呂望年七十，釣於渭渚。」按：史未言太公師於周之年齡，亦未言及爲將與武王伐紂之年齡也。武公入相，《史記》卷三七《衛康叔世家》：「武公即位，修康叔之政，百姓和集。四十二年，犬戎殺周幽王，武公將兵往，佐周平戎，甚有功，周平王命武公爲公。」《國語·楚語》上：「昔衛武公，年數九十有五矣，猶箴儆於國曰：『自卿以下，至於師長，士苟在朝者，無謂我老耄而舍我，必恭恪於朝，朝夕以交戒我。』」注：「武公，衛僖公之子，共伯之弟，武公和也。」

⑥「直須」以下五句，金印、貂蟬均已見。地行仙，見本書卷八《水調歌頭·席上用王德和推官韻壽南澗》詞（上界足官府闕）箋注。

水調歌頭 題永豐楊少游提點一枝堂^①

萬事幾時足，日月自西東^②。無窮宇宙，人是一粟太倉中^③。一葛一裘經歲，一鉢一瓶終日，老子舊家風^④。更着一杯酒，夢覺大槐宮^⑤。記當年，嚇腐鼠，歎冥鴻^⑥。衣冠神武門外，驚倒幾兒童^⑦？休說須彌芥子，看取鯤鵬斥鶩，小大若爲同^⑧。君欲論齊物，須訪一枝翁。

【箋注】

①題，永豐楊少游，名歷均無考。提點，宋代諸路刑獄、坑冶鑄錢司均設提點官，然提點刑獄通稱提刑，此提點應即提點坑冶鑄錢公事之簡稱。南宋於江浙荆湖福建兩廣六路設坑冶鑄錢司，下設贛州、饒州兩分司。據右詞下片所載，楊少游早已掛冠居於永豐家中。然其名與一生事歷既無考，而其掛冠之日及其所居一枝堂，永豐方志亦未見記載。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於此詞《編年》考云：『朱文公文集·旌忠憫節廟碑』云：「紹熙三年十月，王道夫請建旌忠憫節廟，旋召還。四年五月後，芮、潘兩令又更調而去。』又《與潘文叔明府書》：「辛幼安過此，極談佳政。」

陳亮《龍川文集·信州永豐縣社壇記》：「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，……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，而諸公猶詰其驗，……」據知紹熙二、三年間潘氏正在永豐縣令任。疑稼軒於赴閩憲前曾有永豐之行，而此詞或即賦於其時也。」以稼軒右詞爲過永豐時所賦，甚確。然稼軒出仕閩憲，若從瓢泉起行，則應南下經紫溪入崇安。綜合此詞之後所載《浣溪沙》詞之廣信書院本與四卷本兩詞題，則知稼軒赴任之前乃自帶湖過永豐，然後自永豐赴瓢泉，途中經泉州也。右詞即此行中所作，故次於《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》詞之前。

②「萬事」二句，幾時足，趙善璗《自警編》卷五：「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，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，然鮮有能踐其言者。……予嘗於驛壁間，見人題兩句云：『人生待足何時足，未老得閑方是閑。』予深味其言，服其精當，而媿未能行也。此與夫所謂『一日看除目，三年損道心』者異矣。」日月自西東，程俱《癸巳歲除夜誦孟浩然歸終南舊隱詩有感戲效沈休文八詠體作·青陽逼歲除》詩：「萬化豈有極，一生常轉蓬。誰知元不動，日月自西東。」

③「無窮」二句，無窮宇宙，《王子安集》卷五《滕王閣序》：「天高地迥，覺宇宙之無窮；興盡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。」一粟太倉中，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計中國之在海內，不似梯米之在太倉乎？」《赤壁賦》：「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」

④「一葛」三句，一葛一裘，《昌黎文集》卷二《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》：「先生居嵩邙灤穀之間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，朝夕飯一盂，蔬一盤，人與之錢則辭，請與出游，未嘗以事免，勸之仕則不

應。」一鉢一瓶，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二二《泉州後招慶和尚》條：「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一瓶兼一鉢，到處是生涯。』」杜荀鶴《送僧赴黃山沐湯泉兼參禪宗長老》詩：「聞有湯泉獨去尋，一瓶一鉢一無金。」貫休《陳情獻蜀皇帝》詩：「一瓶一鉢垂垂老，千水千山得得來。」

⑤夢覺大槐宮，唐人傳奇，謂有吳楚游俠之士東平淳于棼者，家住廣陵郡東十里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。淳于生日，與羣豪飲其下，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，謂槐安國王邀生。行數十里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，至則以次女瑤芳奉事之，且拜南柯太守。凡二十年，郡政大理，生有五男二女。公主卒，生請解郡政，暫歸本里，遂夢醒。斜日未隱於西垣，餘尊尚湛於東牖。起尋夢中所至，槐下有蟻穴而已。見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七五《淳于棼》條。

⑥「嚇腐」二句，嚇腐鼠，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鵷鷺發於南海，而飛於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。於是鵷得腐鼠，鵷鷺過之，仰而視之，曰：『嚇！』」冥鴻，見本書卷八《水調歌頭·和信守鄭舜舉蔗庵韻》詞（萬事到白髮闋）箋注。

⑦「衣冠」二句，衣冠神武門，見本書卷一〇《沁園春·戊申歲奏邸忽騰報謂余以病掛冠因賦此》詞（老子平生闕）箋注。驚倒兒童，蘇軾《送陳伯修察院赴闕》詩：「一日喧萬口，驚倒同舍兒。」吳則禮《有懷介然偶作因寄之》詩：「喚醒飽睡真痴絕，驚倒羣兒要語奇。」

⑧「休說」三句，須彌芥子，《維摩詰所說經·不思議品》：「維摩詰言：『諸佛菩薩有解脱名，不可思議。若菩薩住是解脫者，以須彌之高，內芥子中，無所增減。須彌山王本相如故，而四天

王、忉利諸天，不覺不知，己之所入，於此衆生，亦無所嫌。……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，若廣說者，窮劫不盡。」鯤鵬斥鶻，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鶻笑之，曰：『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適也？』此小大之辨也。」若爲，如何也。

⑨論《齊物》，《莊子》有《齊物論》篇，題下注：「夫自是而非彼，美己而惡人，物莫不皆然，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。」

浣溪沙

壬子春，赴閩憲，別瓢泉^(二)①

細聽春山杜宇啼⁽²⁾，一聲聲是送行詩。朝來白鳥背人飛⁽³⁾。
元亮菊花期^(二)④。而今堪誦《北山移》⁽⁵⁾。

對鄭子真巖石卧，赴陶

【校】

〔二〕題，四卷本丙集作「泉湖道中赴閩憲別諸君」。